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藏

浙江圖書館藏

浙江圖書館藏

大清太宗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寬溫仁聖
顯功文皇帝寔錄卷之九

天聰五年夏四月甲辰朔

丙午

上遣十六人齎前發大兵圖

諭曰土謝圖額駙來會酌議兩日土謝圖額駙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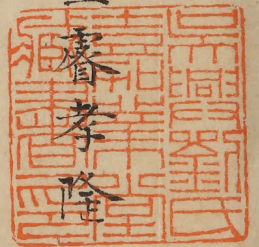
云我蒙古馬匹皆不堪用且所發甚少此行不如

中止宜定為盟書

浙

上執其一我等各執其一俟秣馬肥壯然後大率方

克有濟今何所迫脅而乃圖饒倖耶彼時如以戰



馬羸瘦青罰我等固所甘受至于役會師不至
諸貝勒俱宜坐罪一切事宜皆乘此會酌定其新
服蒙古部落宜加訓練我等託

上厚庇願效前驅非敢憚勞也其諄諄勸諫如此朕
思謝面額駙所言良是尔等可通兵还尔等若謂
既令还思前此何以調遣今秋且如前議加兵于
明至來春至征察哈尔河也出征諸貝勒遵

諭還詣

御前謁見

上集歸附蒙古諸部落貝勒額給

浙

河

書

圖

勅諭示以行軍弭盜律令賜大宴：畢忽一雉雉飛

隋

御幄

上坐而遙射中之會集諸貝勒皆以為瑞云

辛酉

上率師還瀋陽

己巳

上与兩大貝勒及眾

福金諸子踏青郊原

庚午

浙江圖

遣庫巴克泰脫濟率蒙古十二人往明捉生

癸酉

上射獵

是日復遣劉哈率精兵

五月甲戌朔

丙子

有漢人張士粹者自寧遠來歸又有兩漢人自錦

州來歸三人具言明人修築大凌河城基址已完

灰池亦備云

丁丑

館

書十人往明捉生

圖

遠

洲

前遣捉生庫巴泰等還言敗敵兵五十人獲馬十
三疋盜甲六副弓箭撒袋七副即以所獲馬匹等
物賞之
己卯

諸貝勒大臣公議奏曰
國人若果修城我兵即當
速往不知

皇上廟筭如何臣等愚見此番出兵彼若出戰則已
倘彼遁入錦州我兵旋即引還恐收養馬匹匪易
事也且彼兵既不戰而退我亦何為還軍凡遇城
池務圍以困之方為得計倘蒙之行則預令多備

糗糧圍城之事秋不如夏利也

庚辰

前遣捉剌哈還生擒五人獲馬二匹牛十六頭駝

二頭

辛巳

上与諸貝勒福金還都

甲申

遣原任總兵官那木泰

人修築大凌河城

辛卯

書

圖

汪

濟

那木泰圖爾格遣阿尔津來言明人築城事虛執
前來歸三人繫之

甲午

復遣白布率赫蒙古四十人往明捉生

是日那木泰圖爾格還俘獲人畜二百一十九具
言前繫禁三漢人詭言修築大凌河城陰為奸細
遂誅之

庚子

撥馬兵一千五百步兵四千五百以摠兵官冷格
里為右翼摠兵官喀克篤為左翼主師往征南

海島

上諭之曰尔等所率之兵總計雖多然每固山每甲喇各有主將管轄以固山甲喇牛录分轄之則少當加意通理勿得懈怠我與朝鮮為交好之國秋豪不可有犯勿縱劫掠至于招降島中漢人尔等勿与其事可令付將石國柱高鴻中遊擊佟三李思忠等往如不降則向朝鮮索舟攻倘朝鮮不与船隻可令阿朱戶馬福塔往

諭故遣与大軍同行

是日甜水站守臣萊蓀伊尔登于岫岩地方躡踪

獲船二隻皆沈之擒四人來獻

辛丑

遣滿達爾漢董納密送前所留朝鮮國僕從二人

歸國借船于朝鮮國

王因遺之書曰自吾兩國和好以來一切旧怨併

違約之事俱載來往書中無容復贅去年刘吳治

兄弟已欲率島衆歸我若不濟尔糧糗則明人

餽運斷絕彼將何所恃以漸自給我國逃歸者亦言

尔不給以田地資糧彼自當决意歸我矣先時毛

文龍自我國逃去尔竟容納資以糧食漸遣奸細

誘我遼民逃去甚衆今我遼民來歸爾復給糧以
稽延之致敗乃事此与向者助兵于明之事何異
後監市官英俄尔岱遣館覘尔容尔留明人登岸
虛寔耳尔果以龍鉄山之書地給之耕種且資以糧
糗留住尔地我往覘之圖人因擊斬敵衆生擒四人
而還尔前云我地歸我五自守之豈有容明人登
岸之理若彼泛五然如鳧在水中我其奈彼何倘
一登岸則必擊之或不能拒即告知浙貴國我因
尔此言遂以王京迤西所得如許土地人民
尽以歸國旋即班師而尔乃尽背前言耶今可借

船与我：将以兵攻島若不与船還我所得義州
鉄山之地以便駐兵拒守尔既尊明人為父濟之
以粮亦可以我贍養我戍兵此行一以招招無依
之島民一以察尔國之真偽我兵素不譟舟尔國
人操舟原愈于明國果尔念兄弟之弟宜与堅大
戰船每船各撥給善操舟之人如此則前釁可釋
倘以敗舟拙工苟且充数我兵萬一有失則結怨
豈渺小哉尔助明人百次已瀝血輸哉誠矣今止
助我一次不可不輸誠而致踈玩也滿達尔漢董
納密行至王京欲見朝鮮國

王李保侯三日不令之見且使人守其館門滿達
爾漢董納密曰我等至此已久不令我見爾

王我等今遄歸矣于是佩弓矢奪門而出

王之近侍追及之云

兄汗遺書不示我

王爾邊返非善計也我

王如見

兄汗書必尋弟札相復汝等不齋書而还可乎固劝

之回因入見以書示保：覽書曰明國猶我父也
撫我二百餘年今征我父之國豈可相助以船：

書圖汪

殆不可借也譬如他國有與

貴國為難者亦有此借船之卒

貴國以為何如卒不與于是滿達爾漢董納密遂

還

壬寅

前遣捉生白布赫還奏言臣率四十人入明畧至

海濱俘獲歸時又遇明兵百餘人于十三站我兵

擊敗之會祖大壽兵千餘自錦州來援我兵力薄

不能支敗績而還陣歿者十一人

六月癸卯朔

丙午

遣刘哈率四十人往明捉生

丁未

館

上与大臣勒代善及群臣漁于河之上游

辛亥

漁至撫順界而还有二人縱馬食禾

圖

上見之坐以縱食禾罪

江

命各穿一耳以狗

浙

是日往畧錦州布泰綽圖陶津俘四十人還

癸丑

遣葉努率十六人往覘大凌河消息

戊午

往畧寧遠一帶莽古還獲馬牛騾駝四百六十三

匹頭即以賞往畧將士書

辛酉

大貝勒代善第五子巴喇瑪阿格卒

上与代善暨已未出痘諸貝勒恐染時氣皆未臨其

喪

上從避痘所欲往慰代善聞之再三遣人請止代善

曰

浙江圖

聖躬猶未出痘不宜來蒙

上溫慰我安敢不從無煩

御駕親臨也

上曰苑生在天何關於此書可不往遂

命駕代善聞之親俟候于

駕十里之外

上至見兩人掖代善立候

上不勝悼傷流涕代善功
泐請勿過哀我業已止慟

矣勸畢又曰但惜其未效力于

上俾展忠孝之端耳誰無死亦常數也

館

書可不往遂

圖

汪

泐請勿過哀我業已止慟

上曰兄言良是

皇考收服諸國創立基業以遺我輩今漢人蒙古朝鮮四境事時傾心向化而歸者或陣亡或病故其功皆同子孫世襲罔替有身迫禍患不得已而來歸者陣亡准襲五次病故准襲三次若每戰身先有功及一二次首先攻克城池有功者或陣亡或病故各照原官世襲罔替仍察其旧日有無罪過另行酌奪有告發反叛及亂國大罪者量授官職准襲六次又自他國子身來歸之人當本國無事時至者陣亡准襲四次病故准襲二次有在本國

身迫禍患不得已而予身來歸者病亡准襲一次
陣亡准襲二次至于無戰之人值我兵危急時或
當先戰死或首先登城死者准襲二次擒獲奸細
授賤者陣亡准襲一次病故不准襲

戊辰

出征南島總兵官冷格里喀克篤札遣人奏言我
西路兵因朝鮮不与船隻于二十六日起行而還
擒獲明人訊之黃總兵率兵五千于五月五日自
內地來島中矣又察哈喇率兩紅旗兵監守所得
小船明兵來犯穆世屯及二卒陣亡我兵奮勇遂

擊敗之復沈其小船三隻岸上明兵不能登舟溺
死者半

癸七月癸酉朔

甲戌

書 館

黑龍江地方虎爾哈部落托思科馬法羗圖札恰
克莫揀球四頭目米朝貢貂皮獐狸獾等皮
是日征南島搃兵官冷格里喀克篤札還以俘獲
人畜紬緞財物盡賞陣亡被創將士有差

戊寅

海州耀州守將奏言伊勒慎富岱具渾烈、渾尼

雅漢額宜穆他爾巴希等子
嫌：宮渡口獲船四隻生擒五人明兵被割溺水
死者甚衆

庚辰

上集諸貝勒大臣議定官制設立六部

命六根代青貝勒多爾袞管吏部事圖爾裕為承政

滿朱習禮為蒙古承政李延庚為漢承政其設叅

政八員以索尼為啟心郎德格類貝勒管戶部事

英俄爾岱賚羅薩壁翰為承政巴思翰為蒙古承

政金玉和為漢承政復設叅政八員以布丹為啟

心卽薩哈廉貝勒管禮部事巴都札吉孫為承政
布顏代為蒙古承政金玉和為漢承政復設叅政
八員以祁克格為啟心卽岳託貝勒管兵部事那
木泰葉克舒為承政金礪為漢承政蘇納為蒙古
承政復設叅政八員以穆成格為啟心卽濟爾哈
朗貝勒管刑部事車爾格曹海為承政高鴻中孟
喬芳為漢承政多爾濟為蒙古承政復設叅政八
員以額爾克圖為啟心卽阿巴泰貝勒管工部事
孟阿圖康喀賴為承政祝世廕為漢承政囊努克
為蒙古承政復設叅政八員漢人二員蒙古二員

以苗碩渾為滿洲啟心即羅繡錦馬鳴佩為漢啟
心即其餘辨事筆貼式各酌量可事務煩簡補授
之

諭曰文人稱榜式者俱著停止稱為筆貼式如

欽賜榜式名者仍許稱榜式

又

諭曰

汪圖

太祖時凡評告諸貝勒者准其離主聽所欲往後又
更議諸貝勒如犯私通敵國及謀害宗室兄弟罪
自尚不存則原告之人又何主可離主條例一除

八分外許告私行採獵者其所得之物入官原告
准其離主一出征所獲除八分外許告私行隱匿
者以應分之物分給衆人原告准其離主一私殺
人命者原告准離主被害人近支兄弟亦准離主
仍罰銀六百兩一諸貝勒有將屬下從征効力戰
士隱匿不報乃以並未効力私人濫薦者許効力
之人許告離主仍罰銀四百兩一本旗人欲行互
許而貝勒云爾今告許雖離尔主安能離我以此
挾制不許申訴有告參者准其離主仍罰銀三百
兩此外凡以細事許訴者不許離主但視事之輕

重審理應離主者撥与本旗別貝勒至民人互相
告訐者仍照常例又

諭曰凡諸貝勒審事枉斷人死罪者罰銀六百兩
枉斷人杖罪贖罪及不奉

諭旨私遣人与外國交易怠忽職業擅取民間財物

馬匹諸貝勒將本旗人女子不行報部短價買取
在家者罰銀二兩百兩又

諭曰審事各官凡訐告之事兩造未陳當即奔見証
同衆面鞫庶有寔據若不速問見証見兩造知覺
潛相囑託支飾避罪則審斷安得公平自今以後

不先取見証口詞致事有寃抑者即按事之大小
罪坐審事各官又以後凡婚娶繼母伯母孀母嫂
與弟婦侄婦之事應永行禁止如孀婦有願撫孤
守業者仍加恩恤有不安其室願改嫁者許本宅
兄弟于異姓中擇其願嫁者嫁之如違此禁同族
嫁娶男以姦論夫明與朝鮮皆禮義之邦故同族
從不婚娶彼亦謂既為人類若同族嫁娶與禽獸
何異是以禁止耳

諭曰向日官員獲罪不論應贖與否槩行削職自今
思之甚非所宜嗣後自總兵以下備禦以上各官

有功當陞者或宜超陞或宜叙陞量功迭擢若犯
罪應坐者或宜削職或宜降級亦量罪處分
辛巳

上御殿集諸貝勒大臣

書

諭之曰朕嗣位以來新進少年諸臣朕俱不知伊
等每至朕前犹如新婦俱止何以知其賢否昔
太祖時所用旧臣其行事朕畧悉之尔等當思改行

又飾六部諸臣令各省改過伊等每至朕前又
諭曰尔諸貝勒大臣見朕有過即當極諫如朕与
尔等未嘗無過當議論國事時常誇詡鷹犬傍近

戲言在己之故其過隱凡人有過當反求諸己而

己

甲申

館

開雷地方處爾哈部落薩達蘭宜斂札濟喇瓦爾

禪四頭目來朝貢貂皮捨狸水獺皮又有頭目名

厄克星格者携家來歸

乙酉

江

遣庫席特庫喀木戚哈葉新弩率十六人往大凌河

捉生

庚寅

上御殿集諸貝勒大臣議設統兵將帥每固山額真
下兩翼各設梅勒額真一員每甲喇各設甲喇額
一員其隨營紅衣礮大將軍礮四十位及應用拽
車牛驪令旧漢官主帥總兵官佟養性管理
副將佟三坐征皮島時擅離本旗行走下營及所
帶火藥缺少又不加意收藏刑部擬削職籍沒家
產削職令造官房五十七間築城垣敵臺一座角
樓一所以贖坐

辛卯

前往捉生席特庫喀木戚哈葉努生擒二人還

癸巳

諭曰凡以糧食貸人者止許取利一年雖年久止許
一本一利不得利上加利如犬噬牲畜至死者以
肉歸畜犬之家令其賠償若二人鬪毆不直者依
例責懲裂碎衣服者令償之死畜之肉私分與人
家索價者依例坐罪以內給告登之人仍追價銀
入官如人墮水救出者與價值之半如盜人鷄鵝
及曝衣囊金田園禾穗斧斤併場內柴艸者依例
坐罪告登者賞銀三兩如承入人田者許送還本
主三次每次計承罰銀五錢至第四次許赴告該

牛录額真即以其豕給之如駱駝牛馬騾馱入人
田者計每匹頭罰銀一兩仍償其禾如羊入人田
者計每隻罰銀二錢如駱駝牛馬騾馱逸出边外
与叔者銀二兩边内一兩城内五錢矢上不書名
姓被人奪獲者罰取本人銀二十兩以上諸項俱
令各該牛录額真即行審給事有大於此者送部
審理

是日

上聞明摠兵祖大壽与何可剛等副將十四員率山
海關外八城兵並修城夫役興工修築大凌河欲

乘我兵未至告竣晝夜催督甚力因奉大兵往征
大凌河檄歸順諸蒙古貝勒頭目各率所部兵來
與夫軍會

戊戌

書館

上諭諸臣曰蓋聞古來用兵征伐有道者蒙天祐無

道者被天譴故自恃其力而恣行殺奪未有不敗

者也克尽其道而力行仁義未有不與者也是以

天運循環但易其

浙

君不易其民若

天意所與者即其民也今日者

天心所向豈能預知朕惟欲伏羲而行制敵養民而
已爾諸臣當申明法紀諭訓士卒士卒恪遵切識
于心務期立行正事無作奸邪不然為奸為慝行
諸悖亂則或責或誅皆自取之耳至俘獲之人勿
離散其夫妻父子勿裸其衣服爾諸臣以及士
卒宜宜戒之
己亥辰時

上謁

堂子畢親率諸貝勒將帥及大軍西發以度杜薩哈
廣豪格三貝勒留守城都

浙江圖

庚子

大兵渡遼河

是日召集諸將

館

上諭之曰瀋陽遼東之地原非我有乃

天所賜也今不事征討坐視漢人開拓疆土修建城

郭繕治甲兵使得完備我等豈能安處耶朕念及

此故以出兵所得漢人所帛及與朝鮮所得貨物

盡與蒙古易馬具師征討此行倘荷

天祐允俘獲之人離其父子夫婦裸取其衣服甚為

不善似此悖亂盜賊之行尔諸臣于各軍士宜諄

切曉諭乃傳

諭時皆唯聽

命及退而遂忘之此所以生事橫行干矣也今我不

暇逸日事戰爭或彼困而來降或

天垂祐而致勝則自有解甲休息之時矣自征明國

以來凡攻城野戰所向必克然我何以常有懼心

彼明國屢戰屢敗然常不知懼者善蓋彼雖不長

于騎射而于戰陣之時曉習文武法律故也昔金

伐宋遇宋將宗澤者金兵十三戰皆敗有隨宋一

將率兵來援欲戰有城將沮之曰當此六月酷暑

揮扇乘涼尚不能堪豈能環甲而戰乎諸兵聞之
皆無鬪志遂潰以一言之失而城竟為金所得如
阿敏貝勒駐守永平時曾以我兵為弱曰如此安
能克敵彼貝勒之言若此士卒孰肯用命又如顧
三台額駙革其固山非以臨陣怯懦不能稱戰也
昔攻昌黎時本旗一卒被創至死以繩繫其足拽
之而歸夫戰則用之而死不加恤誰復效死直前
耶必也死則恤之傷則臨視調治之乃可為主帥
固山額真如此士卒則不惜其生受命于主將之
前矣我兵搃計雖衆若固山額真梅勒額真甲喇

額真牛录額真各分所屬之兵而誠諭之仍覓其
少惟在申明法令愛惜士卒熟不願為尔等效死
而前前耶

八月壬寅朔

師至旧遠陽河而營蒙
古諸部落貝勒各率所部
兵与大軍會大宴之

癸卯

諭莽古諸貝勒曰但我
海荷承

天眷合為一國則法不當在
有異今我兵伐明倘蒙
天祐得入其地惟迎敵者
誅之不得擅殺良民俘獲

之人不得離其父子夫婦不取其衣服違者奪其
所獲仍依定例鞭責管兵將兵領各于所屬詳明
曉諭士卒不得擅離部伍恣行搜掠况今春約定
奔兵凡兵所向不可無紀其悉遵軍令毋違于是
兵分兩路進並

圖

諭德格類岳託阿濟格三貝勒曰尔等率兵二萬
由義州進營屯于錦州大凌河之間以俟朕將大
兵由白土場入趨廣寧大道約初六日會于大凌
河

丙午

大兵夜發

未辰時兩路兵俱抵大凌河

是日于大凌河城南獲一漢人訊之言修築大凌

河已經半月城牆已完雉堞完其半有總兵祖大

壽及副將八員叅遊約二十員馬兵七千步兵七

千夫役商賈約萬餘人在焉于是大兵遂以是夜

進圍其城

戊申

上集諸貝勒大臣下令曰攻城恐士卒被傷不若掘

壕築牆以困之彼兵若出我則與戰外援若至我

則迎擊正黃旗固額真冷格里率本旗而圍北面
之西鑲黃旗固山額真達爾漢額駙率本旗兵圍
北面之東阿巴泰貝勒率擺牙喇兵在後策應正
藍旗固山額真賚羅塞勒率本旗兵圍正南面莽
古爾泰德格類西貝勒率擺牙喇兵在後策應鑲
黃旗固山額真宗室篇古阿格率本旗兵圍南面
之西濟爾哈朗貝勒率擺牙喇兵在後策應蒙古
固山額真吳內格率本旗兵圍南面之西東正白
旗固山額真喀克篤札率本旗兵圍東面之北額
爾克楚虎爾貝勒率擺牙喇兵在後策應廂白旗

固山額真伊爾等率本旗兵圍東面之南墨勒根
代青貝勒率擺牙喇兵在後策應正紅旗固山額
真和碩圖額駙率本旗兵圍西面之北大貝勒率
擺牙喇兵在後策應蒙古固山額真鄂本克率本
旗兵圍正西面相紅旗固山額真葉臣率本旗兵
圍西面之南岳託貝勒率擺牙喇兵在後策應歸
降諸部落莽古貝勒各率所部兵圍其隙處搃官
兵官佟養性額駙率旧漢兵載紅衣礮將軍礮跨
錦州大道而營諸將各固守訊地勿縱一人出城
于是諸將各遵

諭旨分赴汎地又環城四面掘壕深濶各丈許壕外築牆各丈許牆上加以堞口牆內距五丈餘地又環掘壕五尺深七尺五寸壕上鋪秫稻覆以土營外亦掘壕深濶各五尺許防守既固城內城外之人遂不能通出入矣

圖

上閱掘壕坐城南山岡見百餘騎出城逐我採薪者上命擺牙喇擒其都司王延祚來獻

是日

浙

命阿山勞薩土魯什率精兵二百往錦州松山一路

哨探

己酉

阿山擒十一人來獻

是日明杏山官員遣人遺書于大壽搃兵官吳內

格榜式獲之以獻其書言祖大壽棄城早來不來

雖欲守城無糧何食軍士可携則携之如不能可

單騎潛來

庚戌

明兵百餘騎出布顏圖譚拜率親隨擺牙喇兵追

之斬三十餘人獲馬二十四匹

辛亥

有馬步兵約

有馬步兵約五百出城固山額真達爾漢額駙率
八十人擊敗之追殺至城壕而還

是日遣遊擊范文程招降大凌河城西山一臺內

生員一人男子七十二名婦女十七口馬二匹牛

二十四頭駟二十一頭即付文程養之總兵官馬

光遠招降城南岡一臺內百摠一人男子五十人

婦女四口即付光遠養之

明人有出城刈禾者布顏圖率擺牙喇四十名兵

追之斬三十人莽古爾泰德格類兩貝勒下擺牙

喇兵斬十八人濟爾哈朗貝勒下擺牙喇斬十五

人
出哨總兵官阿山伏路獲七十人牛十驢一騾一
來獻

壬子

書

上命約書于矢射入城內招蒙古出降書曰我滿洲
與爾蒙古原係一國明人異國也爾等為異國如
此效死予甚惜之爾等之意恐既降復殺故不相
信即予不惟不殺爾蒙漸即明人為我敵國其臨
陣被殺者則有之來降者皆養之天下人焉有人
盡殺之理惟善養人則人皆歸附予之善養與否

尔輩寧不聞乎若謂予為詐人可欺
天可欺乎

上謂總兵官麻登雲黑雲龍曰朕陣獲尔等加以贍
養每念安得民社令尔等管理俾朕恩養之效登

雲對曰

聖心如天臣等以應誅之身已蒙寬宥民等每思仰
荷

皇恩家居何以圖報今

浙

上奔大兵一心前驅冀成大事倘荷

天佑得如所願

上畀民等以民社臣等自當竭力以圖報効果否有
此當自見矣

上曰明人嫻習弓矢之精兵盡在此城內他處無有
也其山海關以內兵之強弱朕所素悉登雲對曰
此城內兵猶鎗之有鋒鋒鏗兵存亦復何濟

癸丑

上以方畧授擺牙喇主帥曰爾楊善阿岱蘇達喇等
可立壕邊遇敵人過壕即接戰土賴南褚哈克薩
哈等立兩旗之間遇敵人逐我樵採者即殺入
諭畢遣擺牙喇章京等遵

諭各赴汛地民兵出城誘戰土賴即先入達爾漢額
駙率本旗兵繼之四面軍士見其前進亦各進戰
兩藍旗兵竟進城壕舍騎步戰逼敵入壕：岸敵
兵与城上兵礮矢齊發兩藍旗兵乃退是役也副
將坦孟原任副將也布祿倫禦多貝戈里蝦反士
卒十人俱陣歿敵兵為我兵追殺墮壕死者百餘
人獲馬三十匹時墨勒根代青貝勒多尔袞亦率
擺牙喇兵攻入

浙

五圖

上聞之怒曰土賴為賊所誘輒爾輕進衆卿回而隨
入朕弟墨勒根代青亦衝鋒而入朕弟倘有不測

將磔尔等肉而食之諸貝勒有不親往边力戰者
乎夫朕之兵朕豈不能用蒙

天眷佑非自誇也此敵兵如狐處穴中更將安往朕
之兵乃

天所授

皇考所遺寔欲善用之勿使劳苦耳孟坦我旧臣也

死非其地豈不可惜又聞土賴被創誠諸臣不許

往視楊古里額駙偕鞏
河岱往視

上聞之嚙鞏阿岱面責楊古里額駙曰土賴違

命輕進奈何往視彼即死亦無往視之理尔独非大

臣即不惟不可往視正宜往責之凡動不以義或
死或傷俱無庸往視若朕與諸貝勒委之以事者
死則哭之傷則存問此乃為上恤下之道也又遣
阿什達爾漢宗室錫漢往責墨勒根代青貝勒多
爾袞吳拜準塔曰定例遇敵時諸貝勒不動諸將
率兵追之方貝勒進戰爾等何不勦止乃與之同
進貝勒倘有不測則生磔爾輩肉食之矣若非用
兵之際即當代問姑俟後議罪

城西南隅一臺以紅衣礮攻之穿其雉堞擊其一
人臺兵驚惧遂降內有兵二十八人隨令列車者

于臺下以紅衣礮大將軍礮攻城南其雉堞四敵
樓二

甲寅

館

大凌河岸一臺階內有書十五人婦女幼小三十

三口牛馬三十五頭

圖

旧漢兵以紅衣將軍礮攻城東一臺：崩有中砲

死者臺人遂棄臺夜遁我兵追反尽殲之是役也

督攻恭將朱三中砲歿

浙

是日

上出營坐城西山岡上覘城形勢岳託貝勒以

上駐蹕處近其營具筵以獻大貝勒莽古爾泰奏于
上曰昨日之戰我其將領被傷者多我旗擺牙喇兵
有隨阿山出哨者有附達爾漢額駙營者可取還
乎

上曰朕聞尔所部兵凡有差遣每致違悞莽古爾泰

曰我部落衆凡有差遣每倍于人何嘗違悞

上曰果尔是告者誣矣待朕与尔追究之若告者誣
則置告者于法告者寔則不聽差遣者亦置于法
言畢面赤含怒將乘馬莽古爾泰曰

皇上宜從公開諭秦何独与我為雉我止以

皇上之故一切承順乃意猶未釋而欲殺我耶言畢
奔佩刀柄前向頻摩視之其同母弟德格類貝勒
曰尔此奔動大悖遂以拳歐之莽古尔泰怒詈之
曰蠢物尔何為歐我遂抽刃出鞘五寸許德格類
推其兄而出時大貝勒代喜見之恚甚曰如此悖
殆不如死

上默然遂不乘馬復坐區處事務畢還

宮

浙

上既入宮憤而語衆曰莽古尔泰貝勒幼時
皇考曾与朕一體撫育予因一無所与故朕推其餘

以衣食之遂倚朕為生後欲希寵于

皇考弒其生母邀功于

皇考

館

皇考因令附養于德格類身勒家尔等豈不知耶今

莽古尔泰何得犯朕思

圖

君雖甚英雄無自誇詡之理朕惟留心治道撫綏

百姓如乘駑馬謹自自持何期輕視朕至此言畢

拔刀離座者再怒責眾蝦曰朕思養尔等何用彼

露刃欲犯朕尔等奈何不拔刀趨立朕前耶姜太

公有云操刀必割執斧必伐彼引佩刀豈非欲犯

朕即言畢入帳未坐即出又曰朕今罄所欲言尔等念及

皇考升遐時以為眼中若見此鬼必當殺之、言乎乃見今日覩人之犯朕何竟默然旁覩朕恩養尔輩其無益矣方怒責未已薄暮莽古尔泰率四人止于營外里許遣人奏曰臣以枵腹飲酒四卮因對

上狂言言出于口竟不自漸今將叩首請罪于

上

遣楊古里額駙達爾漢額駙傳

諭曰尔白晝板及欲犯朕復來何為時有塞勒昂
阿喇者與俱來並責之曰尔輩以尔貝勒來必欲
朕兄弟相仇害耶尔等如欲強來朕耶即手及之
矣拒不納

乙卯

摠兵官佟養性額駙所部一卒攻臺中礮折足

上聞之遣醫往治因日久不能療瘡潰生蛆奏聞

上惻然謂養性及諸臣曰若此者尔等當親視醫療

如尔等不能治何不早奏于朕遣醫治之今已日

久治之無益矣尔等于古典豈有不知昔一良將

于行兵之處有遺軍膠者慮不能徧遂投軍膠于
河使士卒共飲其流士卒遂無不效死又吳起為
將一卒生疽起親為吮之後其卒感激戰死此前
事皆尔等所知也凡士卒有傷則調治之病則慰
問之如此則士心皆願效死于主將之前矣

遺書祖大壽曰滿洲國

皇帝致書祖大將軍曩李喇嘛方吉納等往來時朕
心寔欲講和方擬遣使會聞尔等欲修築錦州我
曰以書附尔使杜明忠寄尔等若不罷錦州
城工我即奔兵以往及後我吳既師而往來之使

遂絕嗣獲爾偵卒銀往我仍欲誨和釋而遣歸爾
竟無回報我兵至北京諄：致書欲圖和好爾國
君臣惟以宋朝故事為鑑亦無一言復我然爾明
主非宋之苗裔朕亦非金之子孫彼一時也此一
時也天時人心各有不同爾大國豈無智慧之士
何不因時制宜惟欲膠柱鼓瑟可乎夫征戰豈我
所願乃不得已而為之也朕今厭兵革願太平故
更書以書往唯將軍裁之如有意和好可令我前
遣之銀往復來允朕所欲言將悉語之無疑我執
而殺之也朕若執殺此一人于爾所損几何于我

所益几乎况我素不食言如尔都司王言祚昨出
城時為我兵所獲已留而養之矣

丙辰

城北山岡一臺降內有兵五十五人

是日聞和碩圖額駙固

軍出被殺者十人失馬三十五匹駱駝十隻大貝

勒代善濟爾哈朗貝勒額尔克楚虎尔貝勒多鋒

率兵三千以紅衣礮大將軍礮圍攻其臺焚近臺

房屋百餘間獲駝七隻馬二十七匹諸貝勒留兵

守之還營至夜臺軍突出備禦刘哈擊敗之斬九

人擒一人訊之言臺上死于礮者三十人又獲駝
一隻馬十七匹牛十三隻馱十五頭

丁巳

館

有敵二千自松山來前哨阿山勞薩土魯什率兵
三百人擊敗之斬百餘人獲二纛來獻

己未

圖

遣穆成格葉努率八人賚諭往瀋陽

王

諭曰大凌河搃兵祖大濬副將八員叅遊六七員
暨山海關以東兵馬俱被我兵圍困聞內有馬兵
七千步兵七千工役三千商賈二千是我素所期

望者今蒙

天祐遇此機會已環城濬濠築墻仰籍

天眷坐而困之可卷火樂萬斤除留守正員外其以

私事家居者可遣令送來恐國中人已似己已年

征北京時妄作謠言其曉諭之

甲子

命阿濟格貝勒碩託阿格率每旗轟額真一員精兵

五百莽古兵五百往錦州松山遮擊明援兵

上親往指示立營瞭哨之地而還

是日以所獲牛馬犒賞士卒

丁卯

卯時明錦州副將二員恭將遊擊十員率兵六千
來攻阿濟格貝勒營時大霧人覲面不相識及敵
將至忽有青藍氣自天衢入敵營霧忽中開如門
于是阿濟格碩託列陣圖進攻頃之霧霽阿濟格等
擊敗敵兵追殺至錦州城生擒遊擊一員獲盔甲
二百十九副馬二百六匹旗纛十五詳

浙

有一大鹿自來東奔入

御營捕獲之

辛未

上出營將幸阿濟格貝勒軍阿濟格碩託出營迎
駕里許具筵獻

上

上復以金卮酌所携酒飲阿濟格碩託各一卮次飲

蒙古諸貝勒召前出哨阿山勞薩土魯什

上親以金卮酌之

上出營後大凌河城內兵突出圍我所得之臺甫豎
梯正紅旗固山額真和碩圖廂紅旗固山額山葉
臣鑲藍旗固山額真篇古阿格正藍旗固山額真

塞勒蒙古固山額真吳內格鄂本兌明安貝勒教
漢奈曼部落及廂白旗固山額真齒爾格等各率
兵出營濟進夾攻敵兵大敗望城爭遁我兵追殺
至城壕而還

是日穆成格率八人自瀋陽齎

朝鮮國王李倬書至

九月壬申朔

甲戌

書 瀋 陽 圖 浙 江

以阿濟格貝勒碩託阿格等敗敵及和碩圖葉臣
篇古塞勒吳內格鄂本兌齒爾格等敗大凌河衝

出兵

遣十二人往瀋陽宣布捷音

乙亥

上命譚布率擺牙喇兵一百五十名追敵兵出城樵

採者斬三人生擒二人

己卯

圖

諭阿濟格貝勒碩託阿格曰尔等勿以敵寡而輕

戰恐敵衆近城誘我墮彼計中如敵衆大至則遣

人來報朕當親往覘視如敵衆下營可令廝卒預

備馱載為起兵之狀以觀其動靜敵退則聽之如

乘夜衝營劫公...

備狀載為起兵之狀以殲其重
乘夜衝營即令斲卒避于僻地選精兵馳擊如敵
人立營則移此處火礮擊之如敵既夜卧我等當
于夜分更加計議

庚辰

遣兵百人攻大凌河西
里外一臺克之盡殺其

衆

是日

諭哨探官阿山勞薩土
漸什等曰尔等捉生皆樵
採豎奴並未獲一解事之人前曾禁止尔等陸續
捉乎生大敵之勁兵尽因此城他處更無可慮若

江圖書館

遣精騎往自可獲解事之人如徒遣懦卒止可杜
其樵採豎奴有何信息可得也

辛巳

館

陣獲遊擊一員大轟十書桿小旗二桿送至大凌

河城下令繞城而呼云圖山海關總兵遣我兵率所

部卒來援爾祖總兵為滿洲往為圍錦州兵所敗

斬殺已盡生擒我至此

江

癸未

浙

聞閩內增兵來援錦州以阿濟格貝勒兵寡令總
兵官楊古里額附率八旗擺牙喇一半往益之

丁亥

上以親隨擺牙喇兵并額爾克楚虎爾貝勒多鐸下

親隨擺牙喇兵二百營兵一千五百佟養性所部

旧漢兵五百及

車皆前往留車兵在後

上前行見錦州城南塵起遣前哨土魯什勞薩率兵

二百往覘之

上命衆軍止于中途親率隨擺牙喇二百餘多鐸同

往

上踵軍後緣山潛行會錦州兵七千出逐土魯什等

書圖江

至小凌河岸突近

上前

上甫擐甲兵不滿二百遂渡河直衝而入敵兵七千

不能當潰遁追殺至錦州逼墮壕內是役也多鐸

與敵交鋒墮馬逸入敵陣有查符塔者見多鐸

墜馬即以其馬乘之收兵時阿濟格貝勒兵及留

後兵俱至敵兵復出步軍列車首大礮島鎗于城

壕外騎兵隨其後距里濬而陣

上陳兵將將復之敵兵望風遠遁及其步營並擊敗

之斬副將一員坐擒把總一員于是收兵拜

天

上以所統營兵留付阿濟格此還

駕止于路九被劄士卒悉以酒勞之將入營大貝勒

代善率諸貝勒迎于三

上躬荷

天麻以寡勝衆臣等聞之不勝忻忭恭迎

御駕因下拜稱賀

上至大凌河西山岡坐代善酌酒跪獻

上答敬飲之其臨陣諸將爭先力戰者代善皆親酌

慰勞之

已丑遺書祖大壽曰滿洲國

皇帝致書于祖大將軍兵凶器也戰危事也人有不

願太平而願爭戰者乎雖曰獲勝豈若家居之安

我屢遣使議和尔

書

君臣自視若天上人而界竟視我竟我一言相報

我是以忿而與師自古以來凡兩國構兵不出戰

与和兩端今朕和念已灰故留兵固守我國統兵

深入幸遇將軍深入于大凌河似有宿約深慚我

仰慕將軍素志意者

天欲我兩人相見以為後圖乎心竊慶慰是以遣使

朕之所以愛將軍者因我起自東陲但知軍旅至
于養民馭兵之道寔所不山川地勢之險夷亦多
未諳戰爭之事我自任之至于運籌決勝惟望將
軍指示休戚共与留貴同享此朕之素知志也朕
前向銀徃云言尔安得乘間劝尔主帥与我同謀
若不信銀徃可問也倘以朕言為是幸速示回音
士馬亡斃殆尽甚為可惜惟將軍自思而独断之
勿聽衆言

庚寅

上以計誘大凌河城内兵假作錦州援兵至城十里

放礮不絕

命營內廝卒執旗幟向錦州馳驟揚塵

上率擺牙喇兵伏于山內城中見之總兵祖大壽率

兵出城至西南隅來攻我兵所得之臺豎梯將攻

宗室篇古阿格及葉臣鄂本兌明安貝勒四將軍

營兵奔出進擊敵遂敗走

上率所伏擺牙喇兵漫山掩至敵方知墮我計中不

敢返顧奔入城是役也斬敵兵十七人于臺下副

將石廷柱生擒蒙古騎兵一名至

上命斬之後擒敵一人訊知其中傷死者百餘人自

是敵人閉門不復出矣

甲午

遣喀木圖齋

館

諭赴瀋陽取軍士衣服諭曰自差人去後聞有山海關宋搃兵遵化吳搃兵寧遠丘巡撫山海以外馬步兵悉入錦州朕往視之敵兵七千騎突出敗我兵擊敗兩次至十九日復誘大凌敵兵出城斬其攻臺兵十七人以朕視之敵已輕于動搖有出城樵採者我兵追之皆仆不能奔擒而訊之言城中穀穗半堆以漢斛約計之不過百石原馬七千

倒斃殆盡尚餘二百其堪乘者止七十匹夫役死者
者一半其存者不過以馬肉為食耳柴薪已絕至
劈馬鞍為爨茲遣取軍士衣服者以漢人故事有
食弓弦尚且固守者倘敵死守不出耽延時日至
于嚴冬恐我兵若寒故令往取耳礮藥可送萬斤
來我兵如未有起行之信爾等諸事照常遣奏
乙未

明太僕寺卿監軍道張春
總兵吳鑲鍾緯等率副
將張弘謨楊華徵薛大湖
張吉甫滿庫祖大樂王
之敬趙國志劉應國金國
臣張邦才于永壽恭將

姜新祖邦林于應遜穆祿桑阿尔寨海三代王弼
化遊擊李正綦塗廓張汝中王廕祖寬寶勳守倫
都倫禦千总共一百餘員馬步兵四萬餘名來援
大凌河欲解祖大壽圍過小凌河即掘壕列車首
鎗礮等器整列甚衆我哨卒見之來報明兵有援
者

上率兵一半前往欲分二日擊之令士卒亦列車首
上見敵壁壘衆整意在必戰恐彼營甚堅致傷我衆
不宜輕戰欲俟彼軍起行前進乘隙擊之遂引軍
還

戊戌

明兵四更起營趨大凌河距城十五里而營哨卒
以聞

上与大貝勒代善莽古尔泰德格類貝勒阿濟格貝

勒額尔克楚虎尔貝勒多鐸碩砮阿格率滿洲蒙

古旧漢兵約二萬視之見敵馬步合營四面列大

小礮及鳥鎗

上慮兵車至遲于是率兩翼騎兵直衝敵營敵畧不

為動以兵接戰火礮鳥鎗声天地鉛子如電

天下我右翼兵衝入張春營敵兵遂敗摠兵吳襄

注 圖 書 館

副將桑阿爾寨爾先奔左翼兵因畏敵礮矢未從
汎地衝入亦踵右翼兵而進敵兵尚存于是我兵
破其營截殺大半追殺三四十里許惟總兵吳襄
副將桑阿爾寨遠遁其餘復收潰衆立營

上于我軍追敵未還時

圖

命佟養性部衆屯于敵營東發大礮火箭時有黑雲
起且風向我軍敵乘風縱火勢其熾將逼我陣天
忽雨反風向敵被焚者甚衆少傾雨霽我追兵悉
還

上收兵先遣精銳扼敵歸路列行營兵車首于前擺

牙喇蒙古兵于後于是行營推戰車近敵縱騎兵
發矢衝陣敵畧不為動礮鎗如雨我兵復以矢攻
之敵不能當遂潰走我兵先殺其部兵後四向追
其騎兵復遇我伏軍筮悉殲之申時收兵是役也
生擒張春張弘謨楊革徵薛大湖及恭將遊擊都
司守備：禦千總共三十三員陣張吉甫滿庫王
之敬及衆并其吳襄鍾會祖大樂趙國志劉國張
邦壽于永壽金國臣祖邦林于應遜穆祿桑阿尔
寨海三代祖寬竇勳等率所部將俱遁走尽獲其
駱駝牛馬車盃器械時被擒各官見

上眾皆跪，獨張春不跪。

上怒，援弓欲射之。代善諫之曰：「我前此陣獲之人，何

嘗不收養？此人既以死為貴，奈何殺之？以遂其志

乎？道置之。」

上率諸貝勒及領兵大臣，以大捷狩。

天行三跪，九叩頭，禮大凌河。總兵祖大壽尋復以此

戰為誘賺之計，故城中無一人出者。

上率兵還營。時天已薄暮，涼風驟起，大雨滂沱。是夕

前陣獲總兵黑雲龍乘隙單騎而逃。時成大兵抵

營，天乃霽。是晚

上遣大海榜式庫爾纏榜式以珍饌賜張春大海曰
我

皇上盛德寬弘故遣我等

御饌賜汝春曰我死志以

上之所賜

上盛意欲生我而食我亦知之但忠臣不事二主

烈女不更二夫此語非我所創乃古之定理也若

貪生之人

上可收養我為

君尽忠而求死殺之以成我志

上益有令名矣日後

上之諸臣亦必有為

上尽忠而死者我

崇禎皇帝聰明止執政大臣奸惡視我如不足此數

雖然我受命而來豈有軍已覆沒身自求生

之理我

君父雖為臣下蒙蔽不能知我必自尽臣子之

道有死而已斷無生理我已為尔擒性命肌膚不

能自保縱加萬刃亦任尔意惟我心在腔子理非

尔所能奪此我之志也又曰尔國殺人已極獲所

館

圖

獲亦已富衣食皆足用兵已十五年不識天時不
愛人民專事殺掠征戰豈能成事夫天下雖有四
海之分而四海皆一家之民古之矣

主皆養民安國爾乃以殺掠為要務不息兵不養
民日事戰爭天下之人畏死從爾者殺不從爾者

亦殺雖田野農夫亦欲持鋏鑕而戰矣大海曰我

皇上非殺掠而與兵也以爾明國與我有七大恨所
以與兵昔年兵至北京洲未擾民曾致和書六七
次竟無一言相報今我

皇上猶欲議和且孫閣老丘巡撫現在邊鎮爾復在

此汝等皆尔

君父親近大臣可具疏言
言講和之事彼亦不能我
被批非所當言

上必殺我始可議和耳于是固求死与之食不食餓

二日至三日

上復

賜食乃受

命而食之以後

上命每日三餐

上皆親

浙江圖

閱以

賜

庚子

宴陣獲各官

上命各

賜馬一匹

是日

命起放心即索尼率八人

諭至

瀋陽都



瀋江圖書館

諭報殺敗明兵文官張春武官張洪謨副將蔘將
等俱就擒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大清太宗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寬溫仁聖睿孝隆道
顯功文皇帝寔錄卷之十

天聰五年冬十月辛丑朔

壬寅

吳祥蘇達喇率每旗官各一員精兵二百五十名

至錦州松山一路捉生殺八人擒九人來獻訊之

具言吳总兵金副將桑阿爾寨偕百人遁去其餘

衆官兵尽為我兵所殺孫閣老及太監二王公從

錦州奔及關內

丁未

命陣獲官二十三員各以己意為招降書遺于搃姜
桂賈往大凌河遺祖大壽

上復以書三函遺祖大壽何可剛張存仁比至不容

入城令入閤內祖大壽率衆官出城姜桂跪見畢

問爾從何來桂曰我兵三萬來援俱被滿洲大兵

截殺今被擒衆官各脩書令我送至大壽賜之食

曰尔不必再再來我寧死于此城不降也遣之而

還

浙

己酉

遣官八員率兵五百名又率旧漢兵全軍載紅衣

礮六位將軍礮五十四位往攻于子章臺有二漢人自于子章臺逃至訊之言臺內人不肯歸順倘大凌河為我所得則逃往他處去

是日復遺書祖大壽等曰滿洲國

皇帝致書祖何張寶四大將軍姜桂還言汝等謂吾

殺人不信吾言夫我國用兵宜殺者殺之宜宥者

宥之豈能悉以告尔至遼東人被殺是誠有之然

心亦甚悔其未殺者悉加收養想尔亦已聞之矣

自收養之後想逃回尔地者亦少且遼東廣寧官

在我國者因我收養之故不待

命令自整漢兵設立營伍用礮銃攻戰諒爾亦知之
至于永平亦係攻克仍不戮一人父子夫婦未常
拆散家屬財物未常侵擾因我二貝勒阿阿敏有
異心故被乃事滦州被圍三日竟不遣兵救援反
戮官兵棄已得之地而歸二貝勒坐此幽禁想爾
等亦聞之也我之殺蒙古顧特者因其截殺降我
之人逃向爾處是以我兵躡其跡追而殺之豈嘗
以計誘殺之也我若無故誅戮良善則如察哈汗
爾兄弟教漢奈曼兀魯忒五衛喀爾喀成吉思汗
第四王貝勒何以皆率其屬國歸我亦因我養人

之故斯望風歸附爾今日之役各蒙古貝勒及科
爾沁土謝圖汗每部撥兵一百名從征餘俱留守
如心不相信豈肯隨我出師乎不惟順我者不殺
即陣獲蒙古貝勒塔布囊等並爾國麻墨衆官我
亦思養之爾等豈未之聞耶此大凌河孤城我亦
不能攻取不能困守而出此言但思山海關以東
智勇之士尽在此城或者荷

天之佑俾衆將軍之助我乎若殺爾等于我何益我
願與衆將軍共事故以肝膈之言屢相告意者
爾等不願與我共事故出此支飾之言倘寔欲共

事否可遣人來我當對

天地盟誓我亦遣人至爾處立盟若既盟復毀獨不

畏

館

天地乎幸勿遲惑竚俟回

書

庚戌

遣圖爾格那木泰率兵千人往畧錦州松山擒守

備一員兵十六名獲駱駝二馬十六騾三牛九十

二駟十三來獻

浙

是日大凌河有王世龍者越城來降訊之言城中

糧絕夫役商賈盡死其見存者皆食人肉馬斃殆

精絕夫役商賈
盡止餘三十匹

滿達爾漢喀木圖自瀋陽取軍士衣服並費留守
杜度薩哈廉豪格三貝勒奏知奏言聞

上此行荷

書

天眷佑不勝欣慶猶領速聞克城捷音至于進取之
事豈待臣言

圖

皇上自有籌畫惟以審事秉机為上机会不易得伏

惟

浙

上裁

壬子

明于子章臺恭將王景携男子二百三十九人婦女幼小三百三十九口牲畜七十來降景朝見畢上賜貂裘貂帽是臺連攻三日奔紅衣大將軍礮擊壞臺身塚口中礮死者五十七人因臺內措足無地力不能支至第四日遂降是臺既下其餘各臺漢人聞風近者歸降遠者棄走所遺糧糗足供我士馬一月之費自紅衣礮創造後是役始携行若非用紅衣大將軍礮則于子章臺必不易克此臺不克則其餘各臺不逃不降必且固守則糧從何得若欲運自瀋陽則路復遙遠今固因克此守

之子子章臺于是周圍百餘臺聞之或逃或降且
資其糧糗士馬得以宿飽是困守大凌河克城此
功者皆因

上創造紅衣大將軍礮故也凡行軍必携紅衣大將
軍礮自此始

癸丑

翟家堡降守臺百摠一人生員一人朝見畢

上擢百摠為千摠賜狐裘貂帽賜生員狐裘計臺內
人百名牲畜五十

前遣索尼報捷赴瀋陽至是偕叅將祝世昌率旧

漢一千六百名及朝鮮二使臣至

甲寅

陳吳堡守臺百摠祖邦傑來降賜緞衣一複遣往
臺下招臺人降不從我兵用火礮擊之中礮及火
藥者死傷大半其餘降者四十五人獲牲畜十七
隻

圖

遣陣獲叅將姜新往招祖大壽等時大凌河城內
糧絕薪盡兵飢甚軍士濬殺修城夫役及商賈平
民為食折骸而炊又執軍士之羸弱者殺而食之
我兵修築壕塹益堅大凌河明兵漸次飢死祖大

壽等謀突圍而出我兵防守嚴密一人不能逸欲
守則外無援兵內無芻糗軍人相食殆盡正當危
急之際援兵自外至者又為我兵所敗大壽等力
竭計窮會

書

上遣姜新至大壽率眾官出城與新相揖而見隨遣
遊擊韓棟與新偕來棟朝見

上是晚姜新復送韓棟入城時大壽使者往來俱由
將軍冷格里所守之門出入冷格里因令軍士戎
服執戟林立門內外備極嚴密及

上遣大海榜式庫爾纏榜式送大壽使者入城冷格

里不容遽入令其遠立詢問姓名詳察面貌一
驗畢然後令入棟等目擊將軍威容及城守戩戒
狀料一人不能潜脱還

館

大壽大壽始决

丙辰

遣送衣服人還瀋陽並

書

以所得火礮及各臺歸順

戶口俱車載以歸

庚申

江

上念鑿壕兵丁勞苦賜羊

勞之

癸亥

大貝勒代善及諸貝勒擬莽古尔泰在

御前持及罪擬革去大貝勒降諸居貝勒之列奪五
牛录属員罰馱盜甲雕鞍馬十匹進

上馱盜甲雕鞍馬一匹与代善素鞍馬各一匹与諸

貝勒仍罰銀一萬兩入官議罪時

上曰此以朕之罪治罪朕不与議于是代善与諸貝

勒審結之

是日繫書于矢射入大凌河城内書云滿洲國

皇帝諭軍民人等尔大臣眾官各為功名顧惜妻子

因連累尔等俱隕命于此尔等小人死亦何名今

城中人尽同鬼魅攫人而食不知尔既殺人以食

嗣後他人肯舍尔不食尔肉乎尔等或誤聽尔官
長誑言以為降我必殺夫既降復殺我豈不畏

天耶官員降者子孫世襲館絕小民殺官來歸者量

功授賤子身來降者恩養之率眾降者量人數多

寡計功授賤朕言不食尔等勿疑

甲子

有張翼輔者懷人肉自大凌河城內逃至訊之言

二十五二十六日欲突圍遁走城內人先殺工役

而食今殺各營兵丁食之軍糧已尽惟大官餘米

一二升耳

乙丑

遣魯什勞薩率每旗官各一員兵一千名往錦州
松山一路捉生遇明管隊一人率十人執燧奔寧
遠俱殺之獲其甲冑馬匹而還

是日大凌河總兵官祖大壽子澤潤繫書于矢自
城內射出欲令石副將往親與之言

丙寅

副將石廷柱大海榜式庫爾纏榜式龍什恭將審
完我等往城南臺遣陣獲千總姜柱入城旋自城
內偕遊擊韓棟及從者一人至棟言我祖總兵請

石副將往伊親自出城立壕上俟公至時欲告以
心腹之言大海云未奉

上命不敢輕令石副將往棟云若不信我言可令一

人隨行送祖大壽子祖可法來為預後韓棟果送

祖可法至時濟爾哈朗岳託二貝勒俱起立可法

欲拜見岳託曰我等前此對壘則為仇敵今已講

和則為兄弟何以拜為遂行抱見禮嗣諸貝勒至

俱以次抱見諸貝勒正襟祖可法韓棟坐于右側

坐定遂遣石廷柱偕庫爾纏龍什審完我往庫爾

纏龍什審完我率數人至壕边立惟石廷柱過壕

與祖大受相見大受謂廷柱曰人生天地間豈有
不死之理但為國為家為身三者並重今既不能
盡忠

朝廷報効 國家我等惟惜身命決意歸順于

上然身雖獲生妻子不能相見生亦何益尔等若不

回兵欲圖大事當設何策攻取錦州惟尔等圖之

倘得錦州則我等妻子亦相見也語畢廷柱遂時

諸貝勒問可法曰汝等死守空城何意答曰

天與尔遠東永平兵民若不加屠戮則天下之民之

至皆順因屠戮

天与之降民是以遲疑耳岳託曰殺遼東民乃
太祖時事彼時尚未深明理義我等亦不勝追悔殺
永平兵民者乃二貝勒何敏所為後論罪幽禁奪
其屬員此事与

今上無涉我

皇上自即位以後敦行理義政治一新指養黎民愛

惜士卒不待吾言想尔等亦聞之矣可法答曰

上于貧困者賑給衣食富饒者矧毫無擾寬仁愛民
之德亦嘗聞之然我國之人見尔等先年殺戮肝
胆但喪今雖言養人而人犹不信者賊此故也及

廷柱还可法語畢辭歸岳託曰尔等守此城離妻
子日久我等因圍此城離妻子亦日久矣今既講
和應以礼相别遂揖可法令先乘馬而去大壽義
子澤潤又奏

上書一函遺廷柱書一函其奏

上書云招練營副將祖澤潤叩稟

汗麾下前遣人來招降時難以一言立决盖衆官不
從者甚多或云

汗非成大事之人誘降我等必仍回兵或又云此特
誘降而殺之耳是以寧死不肖歸順我对重言前

汗所遺書明言向曾有所殺戮今則惟行人義眾所
共知其不信此言搖惑眾心使之不降者乃何可

剛刘天祿祖澤洪三何可剛云

汗非成大事之人得永平先回又屠永平人民今我

等若降縱不殺亦必回兵萬不可降平彛營祖澤

洪誘誑眾蒙古使不降

汗有又逃來人言

汗國中貧者殺富者亦殺即順之不免一死決不可

順眾議紛紜此事一言難決且祖搃兵又以其次

子在北京為念
汗可令石副將來祖總兵將以心腹事告之前石副
將時祖總兵即欲相見眾官不從今澤潤在內調
停大事似有五六分可成曾繫書于矢射出
汗可遣能言者來此乃机密事城中人疑我者多矣
我書到時望

汗但遣能言者來勿復泄漏此書宜密藏毋令陣獲
官員及往來通言之漢漸見之与我同心者副將
四員不便著名故不書与石廷柱書云盟弟祖澤
潤頃首致書弟自離仁兄已經十載隔越兩國不

能通問惟对燈光明月而長思耳荷蒙

天祐弟与兄相見有日矣仁兄今為副將弟亦為副

將茲

館

汗大兵至此前日仁兄來相會總兵官時总兵官亦

欲相會因眾官議論不一未獲面晤其特異議者

謂

圖

汗非成大事之人即既得永平旋即回兵且屠戮永

平人民如得我等亦必回兵我等寧死城中何為

使妻子罹禍也議論紛：一言難决我独力不能

勝眾口窃思弟与仁兄不啻同胞故以心腹之事

相告如

汗果欲圖大事大兵前進即可招降衆人如

汗不前進誘降我輩班師回國衆人豈不謂為我所

誤耶况當寔与我言否則中止而已如

汗果欲成大事我等甘心相助若能設策將北京舍

弟救出足見吾兄全我祖氏之大恩此書覽畢可

焚之勿賜回音若得相晤面訂大事有五六分可

成兄可親來与提兵官漸之廷柱庫爾纏審兒我

等逐悉以大壽言及澤潤等奏聞

上復遣廷柱等往

諭曰尔等欲定計取錦州可遣大官來議是晚城
內遣可法存仁韓棟至所言与廷柱者無異廷柱
大海等復以其言奏聞

館

上又遣廷柱大海等往

書

諭曰我既招降尔等復攻錦州恐我兵受傷難圖
前進尔等降後錦州或以力功或以計取任尔為

之不然尔坐守城城中我仍駐兵困尔等矣

丁卯

浙

祖大壽遣其施中軍至奏言我降志已决至
汗或殺或留及我降後或逃或叛俱當誓諸

汗或殺或留及我陷後
天地我欲令一細作入錦州恐吾弟難測倘刑訊細
作詰出虛寔為之奈何或我親率兵詐作逃之狀
何如惟

汗
睿裁

戊辰

大凌河城內眾官皆與祖大壽同謀歸降獨副將
何可剛不從大壽執之令二人掖出城外于我諸
將前殺之時可剛顏色漸變不出一言含笑而死
城內飢人爭取其肉大壽遂遣副將四員遊擊二
員來誓

上諭諸貝勒對

天誓曰明朝總兵官祖大壽副將劉天祿張存仁祖
澤潤祖澤洪祖可法曹恭誠韓大勳孫定遠裴國
珍陳邦逸李雲節長春劉毓英竇承武恭將遊擊
吳良輔高光輝劉士英盛忠祖澤洪遠胡先祖克
勇祖邦武施大勇夏得勝李一忠劉良臣張可範
蕭永祚韓棟段季孔張廉吳奉成方一元塗應乾
陳變武方猷可劉武元楊名世等今率大凌河城
內官員兵民歸降凡此歸降官兵如誑誘誅戮及
得其戶口之後復離其拆妻子分散其財物牲畜

等

天地降譴奪吾紀筭天折而死歸降官兵若于我懷

欺挾詐或逃或叛

館

天地亦降其遣奪其紀筭天折而知如遵守此盟

天地取錦州之計當急言計果安出大壽云我即

親至御

上前商議此事庫爾纏榜式龍什回奏

上復遣

浙

諭曰盟誓雖申民心未定今晚且勿來期以詰朝
相見大壽不從言此事已定更何猜疑即我至

齒

御前議取錦州之策庫爾纏龍什還奏

上遂令之來

命諸貝勒出迎于一里外諸貝勒行抱見禮大壽云

諸貝勒親自來迎何以克當諸貝勒答云我等雖

為貝勒將軍親至豈有不迎之理一鼓盡時方至

御營

上出幄列炬以迎大壽欲跪見

上止之行抱見禮令大壽先入幄中大壽謝不敢遂

並入

命坐于

命坐于
上左設饌宴之以金卮酌酒親賜大壽大壽辭候

上先飲讓大貝勒代善飲

上飲次

命大壽飲大壽曰我所携書物日久居尽願借

汗酒奉獻

御前于是酌酒跪進

上飲畢

上以御服黑狐帽貂裘及
淅玲瓏鞞帶緞靴雕鞍白

馬賜大壽曰若當白晝必拜

天地以礼相見因暮夜不能成礼且在我行携物無

多不能持美物以相贈也大壽答曰蒙

皇上優待若此夫復何言我雖至愚豈木石等耶遂

定取錦州之策及大壽辭入城

上送出幄俟大壽行方入

已已

命阿巴泰貝勒德格類貝勒墨勒根代青貝勒多尔

尔衮岳託貝勒率梅勒額真八員官四十員統兵

四千偕祖大壽及所屬兵三百五十名作潰奔

狀滿洲兵亦著漢裝計取錦州漏下二鼓大凌河

城內礮聲不絕兵起行兵夜行時會天大霧覲面

城內礮聲不絕兵起行兵不
不相識兵皆失隊伍因而收兵及明而還是夜錦
州聞礮聲以為大凌河人得脫分路來迎復為我
兵所殺

十一月庚午朔

上迎祖大壽于五里外

書 圖

上与諸貝勒議曰我等与其留大壽一身不如縱入
錦州令其獻城是為上策即彼叛而不來亦非我
等意料不及而悞遣也彼之一身叛亦聽之若不
縱之使歸倘別令人據守錦州寧遠則事愈難矣
獨携彼以歸不過隻身耳不如携其子姪及諸將

士以歸厚加恩養再圖進取庶几有望也議定遣
人謂大壽曰今令尔至錦州尔以何計入城既入
又以何策成事大壽答曰我但云昨夜潰出逃避
入山今夜徒步進城彼未有不令入城者錦州軍
民俱我所屬但恐為止逃止逃所斃耳若我兵向我
則止逃止逃或擒或殺亦易事也

皇上既以禮待我

天令我忘則忘之耳若我自忘之豈不畏

天耶如初二日聞礮則知我已入城初三初四日聞
礮則事已成矣

皇上可以兵來議定遂賜宴以賜卒二十六人偕之
行令副將石廷柱庫爾纏榜式送之其廝卒皆賜
之以其是晚渡小凌河令徒步而去

諭大凌河歸降官兵人等薙髮仍毀其城堞

辛未

圖

欽軍中米二百三十三石分賜大凌河歸順官兵
先是大凌河築城時馬步兵丁工役商賈人等共
三萬餘至是因陸續陣亡及餓死與人互相食止
存一萬一千六百八十二人馬三十二匹
是日錦州鳴礮嗣後所約兩日号礮俱不復聞

壬申

命濟尔哈朗貝勒額尔克楚虎尔貝勒多鋒率兵三

千五百往塔山以東阻絕边海隘口

是日大凌河歸順官員

書次朝見畢

命副將等在官

御座兩傍列坐賜大宴仍令陣獲官員与歸順官員

較射

癸酉

浙

江

圖

祖大壽自錦州遣使名顯至言祖总兵傳語副將
叅將遊擊都司等官我前日倉卒起行所携人少

客兵甚衆欲從容圖之未及奔事尔諸將家屬我
陰使人贍養後會有期倘有衆言即遣人來無妨
也

是日代松阿金偕禦至自瀋陽奏言十月十一日

朝鮮國

圖

王遣三人步行至言明國哨卒在我江岸者俱已
撤回有艘四十隻自皮島趨石城島而去此兵想
欲進

浙

貴國幸勿以四十艘為少也因屬鄰國故以相告
又喀喇沁部落來歸時有逗遛未至者為蘇班蘇

碩達礼布達舍礼三塔布囊今率二百三十人与
阿蘇咸部落阿玉石塔布囊擺賽札尔固率一百
六十人來降朵內袞濟館与之俱來

以大凌河火礮島鎗火藥鉛子付管回漢兵搃兵
官佟養性額駙計大小礮共三千五百有滿洲百
人先逃入城中至是斬之以徇其自戊午年逃至
大凌河蒙古悉收之凡有兄弟親戚在敖漢奈曼
在喀喇沁部落者仍給喀喇沁所餘莽古遜其精
銳者

上与諸貝勒收養之又以其餘分撥八旗令旗下官

及諸貝勒下蝦並富戶量力收養仍
諭收養之人加意愛惜時募古兵共計一千五百
七十名

丙子

給歸順官兵行糧三百

丁丑

遣索尼往瀋陽報克大凌凱旋捷音先是召朝鮮
通事一名家丁一名令現我軍殺敗漢兵及招降
形勢至是賞以銀兩令全索尼俱還

戊寅

祖大壽遣張有功自錦州賫奏書至書言搃兵官
祖大壽書于

御前先蒙盛意常識于心獨相約之事昼夜躊躇難

以且所以心腹人甚少各處遠來客兵

甚多衆心懷疑不勝恐

陳二等三人俱乘馬逃

今王有名賫來書云兵難久留姑暫返旆望

皇上于所獲士卒善加撫養衆心既服大事已成我

子侄望

皇上垂矜待來年相會再圖此事吾心惟天可表斷

不為失信之人也重任羈絆無暇悉書鄙意難
望

皇上原上亮馬

報祖大壽書曰

書館

皇帝致書祖大將軍不能速成意寡不敵衆故耳徐
為圖之再贅相約之事將軍不能速成意寡不敵
衆故耳徐為圖之尚須勉力我亦知之我欲駐此
崇候好音奈芻糗匱竭難以久留且携大凌河各
官暫歸瀋陽牧養馬匹整飭器械以候將軍信息
至于將軍計之成否又何必言惟速與回音以副

予望將軍子弟我自愛養不必憂慮此復

上謂庫爾纏榜式斃羅什曰尔等可傳

諭歸順各官我兵因食尽馬疲暫尔班師都司守

備凡軍士甲胄弓矢劍戟皆察收俟至瀋陽重整

給散又每牛录出馬各一匹每甲喇出驃馬駕車

各一輛副將以下弁備以上量行李多寡給与車

輛按品級与馬匹乃大凌河歸順官兵出城前行

仍卷兵四千從之以歸

是日燬大凌河城

浙

濟尔哈朗貝勒額尔克楚虎尔貝勒多鐸前奉遣

遞截敵路至是還俘獲明領兵官四人分賜阿魯
諸貝勒及領兵諸將

先是陣獲明兵官張春等三十三員至是止留監

軍道張春副將張洪謨楊革徵薛太湖叅將姜新

遊擊黃澤及千總二員共八人指養餘俱殺之仍

賜春貂鼠狍狸裘貂帽副將叅將羊孤皮裘貂

帽遊擊千總緞衣貂帽

己卯

浙江圖

命土魯什勞薩等官八員率精兵二百伏大凌河城

內

上統大兵還渡大凌河于岸宰八牛祭纛乃行
是日遣穆成格率八人馳赴瀋陽報知四人使出
迎也

佟養性額駙率旧漢兵以紅衣將軍礮攻家胡臺

守臺人惧遂降共計七十三人獲牲畜十一隻自

大凌河至廣寧一路明人礮臺俱毀之以還

庚辰

遣白格喀木圖率四人先赴瀋陽傳諸貝勒及衆

官俱服朝仍以牛八隻羊八十隻來迎

癸未

渡遼河駐蹕

是日自瀋陽運米來迎者至散給歸順官兵

甲申

車駕入邊至蒲河留守杜度薩哈廉豪格三貝勒率

衆官服朝衣同朝鮮使臣侍郎一員迎于四十里

外謁

上歸順官自副將以下千總以上依次叩見獨春不

拜

上令張春坐于莽古爾泰貝勒下副將等坐于諸貝

勒下其餘衆官依次坐朝鮮行彼國禮朝見出迎

迎三貝勒率眾官排班遙跪行一拜禮三貝勒序齒行

御前叩首抱膝見畢次凱旋諸貝勒抱其見陣獲各官抱見歸降副將等亦與留守三貝勒抱見其陣獲各官俱拜見畢宰牛羊一百酒三百瓶于漢人下營處賜宴官兵

乙酉

車駕還宮

丙戌

浙江圖

上曰朕覩副將張洪謨佳士也佳士當付于賢貝勒

養育墨勒根代青善于養人奉勅皆與朕相合故
以與之道官張春不肯剃頭可令與白喇嘛同居
三官廟諸什將叅遊等官每旗分四員祖大壽子
侄各賜房屋以容禮恩養之都司守備等百餘人
俱付旧漢官收養其軍分別河東河西以河人歸
于八旗旧漢民內以河東自遼東逃去之人給還
原主其餘無主散人俱視應給之處撥給

上謂孟阿圖曰爾額尔克楚虎尔貝勒服色奇異流
于般樂新附莽古漢人不善挡養孟阿圖答曰此
言可告貝勒否

上曰汝且勿言俟朕暇時從容集衆官訓誡之

是日聞察哈尔國兵侵阿魯莽古駐牧之西拉木

輪地方

館

命守城薩哈廉豪格兩貝勒率兵四百往征之

丁亥

上親率諸貝勒各官統大兵往征察哈尔以申時起

行

戊子

師渡遼河

己丑

浙江

遣諸軍還

上与諸貝勒率兵二千往探前行薩哈廉豪格西貝

勒信息

庚寅

書

前行薩哈廉豪格西貝勒遣人至奏言察哈尔國

汗親率眾兵入阿魯塔賴楚虎尔駐牧边境至西拉

木輪河北岸大掠塞冷阿巴海一營而去

是日遣土魯什勞薩率精兵一百往覘察哈尔兵

踪跡

壬辰

有四人自察哈尔營携馬三十七匹逃至奏言察
哈尔已退兵遠去

癸巳

上率師還

戊戌

上召集大凌河歸降各官于內廷大宴之

上親以金玉卮酌酒賜副將等官令大海榜式傳

諭曰大凌河空守尔等保守我兵征攻此天作之

合也思我國雖貧必尽力恩養尔等近因北方莽

古有事會見尔等甚遲勿以我為忘尔也副將祖

館

書

圖

可對曰法

上親征後蒙留守諸貝勒及衆官每日款寔不絕且
時惠鷄鵝等物皆厚息也遂叩謝

上謂諸貝勒曰大凌河官員可八家更番每五日一

大宴之與今日全

已亥

餞朝鮮使臣國

閏十一月庚子朔

浙江圖

諭曰我國諸貝勒大臣之子令其嘖書聞有溺愛
不從者不過為我國雖不嘖亦未嘗誤事不知昔

我兵之棄溧州皆由永平駐守貝勒失于救援遂
至永平遵化遷安等城相繼而棄豈非未嘗問李
不通義理之過乎今我兵圍大凌河經四越月人
皆相食竟以死守雖援兵盡敗凌河已降而錦州
松山杏山猶不棄之而去者豈非讀書明道理為
朝廷尽忠之故乎尔等有**不願**教子讀書者自行啟
奏若尔等如此尔身亦**不披**甲出征任意自適
矣自今凡子弟十五歲**以下**八歲以上者皆令讀
書

朝鮮國人每年潛入我境偷採人參獵取禽獸事

竟屢

諭使臣各乘禁人民勿令越境竟不聽從又殺我
國人互市勒價奪取馬匹牲畜又隱匿我國論死
罪犯以彼國應死之人代之又背約令明人登岸
又漸減每年貢獻方物國遣庫爾纏榜式滿達爾
漢董納密往

諭嗣後貢獻毋違定額從前逃人姑勿察送自我
使臣去後有逃往者務察明送還

庚戌

諭曰奸民欲避差徭多相率為僧除明朝漢官旧

建寺廟外其餘地方忘行新立者旧歲已令稽察
今反較多該部員勒大臣可再詳確稽察先經察
遇准留者若干後違法新造者若干其違法者治
罪又如喇嘛班弟和尚亦必清察其數如係真喇
嘛班弟和尚許居城外清淨寺廟焚修不許容留
婦女若婦女混雜何以為喇嘛和尚若本無誠潔
之心詐稱喇嘛班弟和尚留女婦所行污穢者勒
令還俗佛道本清淨正直以潔誠事之自可獲福
若邪念事之反生罪孽嗣後若有違法擅為喇嘛
和尚及修造寺廟須啟明該部員勒方免其罪凡

有給喇嘛班第和尚飲者許男子饋送本寺有邀
至家者許日間本人夫妻同飲食之如男子他出
婦人私邀喇嘛班第和尚至家者以奸論罪有首
登即將首登之人准其離主又滿洲蒙古漢人土
默特喀喇沁巫覡星士奇妄言吉凶蠱惑婦女誘
取財物者寔繁有徒此奇滿洲蒙古漢人豈無本
主諛何以不加禁止任其妄行嗣後若不遵行禁
止有被獲者將此妄行新人必殺無赦諛管牛彘
額真章京及本主各主以應得之罪有用覡巫星
士者亦坐以應得之罪若道士及持齋之人妄行

惑眾亦一体治罪

賜大凌河歸順官副將以下都司守備以貂狐捨

狸貉臊鼠羊皮裘帽靴被褥有差各官入宮謝

恩復賜宴

甲寅

土魯什勞薩追哈爾兵過吳安嶺不反而還途次

獲察哈爾遺棄馬一百廿十匹駝駝五隻甲二十

五副即賜邊外駐牧蒙

戊午

碩詹杭什木沙爾虎達席特庫等往明國境上捉

書

圖

注

浙

生殺三人擒一哨長又獲五人以歸

十二月己巳朔

乙亥

上遣八固山額真往東西所局屯堡察驗披甲兵丁

強弱

丙戌

庫爾纏榜式滿達爾漢董納密至奏言朝鮮國

王貢額俱已從命

辛卯

上召大凌河歸順各官及獲官並提官兵麻登雲王

世遠馬光遠等入宮賜宴

壬辰

朝鮮國王李保遣張翼來貢元旦方物復為約減

額

泰將審完我疏言為設官未備弊竇將開立法不

周亂階必至至與其拯救于已事之後何若直言

于未事之先今不避仇怨不憚越俎捐軀披瀝以

竭愚忠以明無欺事臣蒙

皇上出之奴隸登之將列破我國未有之格紹先伐

魚水之風臣不揣庸愚忘自期許是以初時召對

輒荐五人首祛嫉妬之習用廣賢良之途後臣等
公疏請設六部立諫臣更館名置通政辨服制等
事疏經數上而止六部立餘事尽留中不下竊見
皇上設立六部等官為集勞周至自六部立後各司
其事不留行

圖

皇上業已為國事就理任無沉員圖治之道尽是矣
臣竊以為未也俗語云寧可全不會不可會不全
蓋國不論大小惟在得治之精意權術耳古之創
業帝王雖妙用權術治法周備犹不免日久斃生
况今官制未備法度不周弊竇亂階行將至矣臣

今不豫言其受病之原一旦至決裂之會即
皇上有定見定力鮮不為之回惑臣等即百口分訴
亦難道欺擬重懲也萬
行于滿洲國又不免將開創嘉謨中道廢止矣此
臣所為痛惜而早慮者也自古設官定職非
帝王好為鋪張煩冗多事也不知凡經焦勞防竇
閉萌誠見夫一念補葺不到而弊亂旋生是以法
法相因官、相制期于毫無罅隙而後已後世有
天下者雖名目變更而精意良法定不能改也故
創業

帝王慮國事無紀綱也而置六部慮六部有偏私也而置六科慮六科臣阿黨

君心宜啟沃也而置館臣慮下情上壅

君心受欺蔽也而置通政此數事皆相曰皆制缺

不一不可者若夫辨服制之事又我國喫緊之著

臣等同疏具奏竟至今稽留不行

皇上毋乃視為不急而忽畧耶何不援古證今而為

之一深長思乎

浙

上之不立言官不過謂我國人：得以進言何必另立言官又或謂南朝多設言官何竟敗壞至此臣

請為

皇上明辨之我國六部未立之前臣且不暇言自六
部既立之後曾見有一人抗顏劾罪者否似此寂
寂無言果國中太平無事耶抑其中另有情故耶
大抵奔國之內若然諾成風浮沈為俗以狡獪為
員活以容隱為公道以優柔退縮為雅重奉成粧
就便為大僚即有一二勁艸亦自覺其特立孤標
之足慮耳我

皇上皇、圖治亦何利有此景象也况今日掌局之
人豈尽徇理方正者乎局中屬下者既不敵是非

其官長而局外無責者又誰敢輕議其权貴耶是
弊竇從茲而開亂階由此而釀也臣想國中之事
務

皇上亦時得聞之然此聞之者不過執古之告密豈
是拜疏

闕下揚言殿

陛與利除害堂二偉之牽動耶古云兼聽則聰偏
聽則蔽旨哉言乎

皇上其思之若言官設立人必自歛指名彈劾人亦
不怨何也責有所歸仇怨莫避

君身尚許指謫
世

他人寧知忌諱苟不至貪汙欺誑甚其狂言弗為
禁制此古

帝王明目達聰之妙術寡過修省之良法也若論

南朝言官壞事独不思水能載舟亦不能覆舟乎

總由伊主之藻鑑不明非洪武之設法不臧

也我國筆貼黑色之稱于漢言為書房

朝廷之上豈有書房之湮官生雜處名器勿定更

張布置止一矢口之勞

皇上何憚而不為也通政之官不設則叩稟閣籲天

之路塞矣下情上壅而

皇上不得知厲精圖治謂何而固如是乎至于服制
一節是

皇上陶鎔滿漢之第一件急事滿洲國人語言既同
貴賤自別若夫漢官只因不會滿語嘗被辱嘗
被打罵至傷心墮淚者有之

皇上遇漢官每以溫慰懇至而國人反凌轢作踐將
何以成一體而招徠遠人耶宜急分別服制設
腰牌此最簡最易關繫最大者

皇上勿再忽之也若定制設官

皇上難其人何妨兼攝代理但名目一立各有職司

不敢推諉美念臣等數人寔無掀揭之才惟耿介
之操忠悃之志至死不變耳昨年副將高鴻中出
管甲喇真臣曾具疏奏留今遊擊范文程又補刑
曹諒臣亦不得久居文館矣若臣三西人盡入在
麪盆中不免同矮人觀場笑啼不自由矣豈復得
慷慨激烈侃々一言乎噫衆口鑠金積毀銷骨臣
等蟻命為惜但法槩相依寔痛心也臣今預言早
聞以明始終無欺臨奏不勝悲愴悚慄之至疏入

上覽奏溫言

諭曰此本說得是朕方裁決凡務俟事畢以次奉

行

丙申

上以八旗諸貝勒大臣元旦朝賀屆期

諭曰禮部叅政李伯龍疏云我國行礼時不辨官

職大小但視裘服之美者即居前列此言誠是今

元旦朝賀八旗諸貝勒獨列一班行礼次外國來

歸莽古諸貝勒大臣行礼次八旗文武官員各照

旗序行礼又莽古爾泰貝勒因其悖逆故科罰罪

贖草大貝勒稱号自朕即位以來國中行礼時曾

与朕並坐恐外國人聞見不知彼過反議我為不

敬彼年長于朕仍令並坐何如因

命大海榜式庫爾纏榜式賚羅龍什反索尼与大貝

勒代善及諸貝勒議諸貝勒初批不可者半後俱

從議方議時代善言

上諭誠是彼之過不足介懷即与

上並坐亦善頃之又云不特此也竊思我等既戴

皇上為

君又与

上並坐恐滋國人之議謂我等奉

上居

浙江圖書館

大位又如三

尊佛与

上並列而坐甚非礼也既被人議

神必聞之

神明降譴必減紀筭倘各量才力順理而行自求

多福斯

神祐之美

神祐則壽命延長豈不美乎自今以後

上南面居中坐我与莽古尔泰侍坐

上側

汪

書

館

外國莽古諸貝勒坐于我等之下既奉

上為

君而不示独

尊可乎于是告与諸貝勒諸貝勒皆曰善遂以議定

以

聞

上從之

是日

諭曰元旦朝賀首八旗諸貝勒行礼次察哈尔喀

諸貝勒行礼次滿洲莽古漢官率各旗官員行礼

館書圖江浙

官員行禮時先提兵官固山額真次副將次參將
遊擊擺牙喇轟額真蝦又次備禦各分班序行禮
至諸貝勒給衆官皮裘朝衣雖暫用亦宜按品級
給依次與之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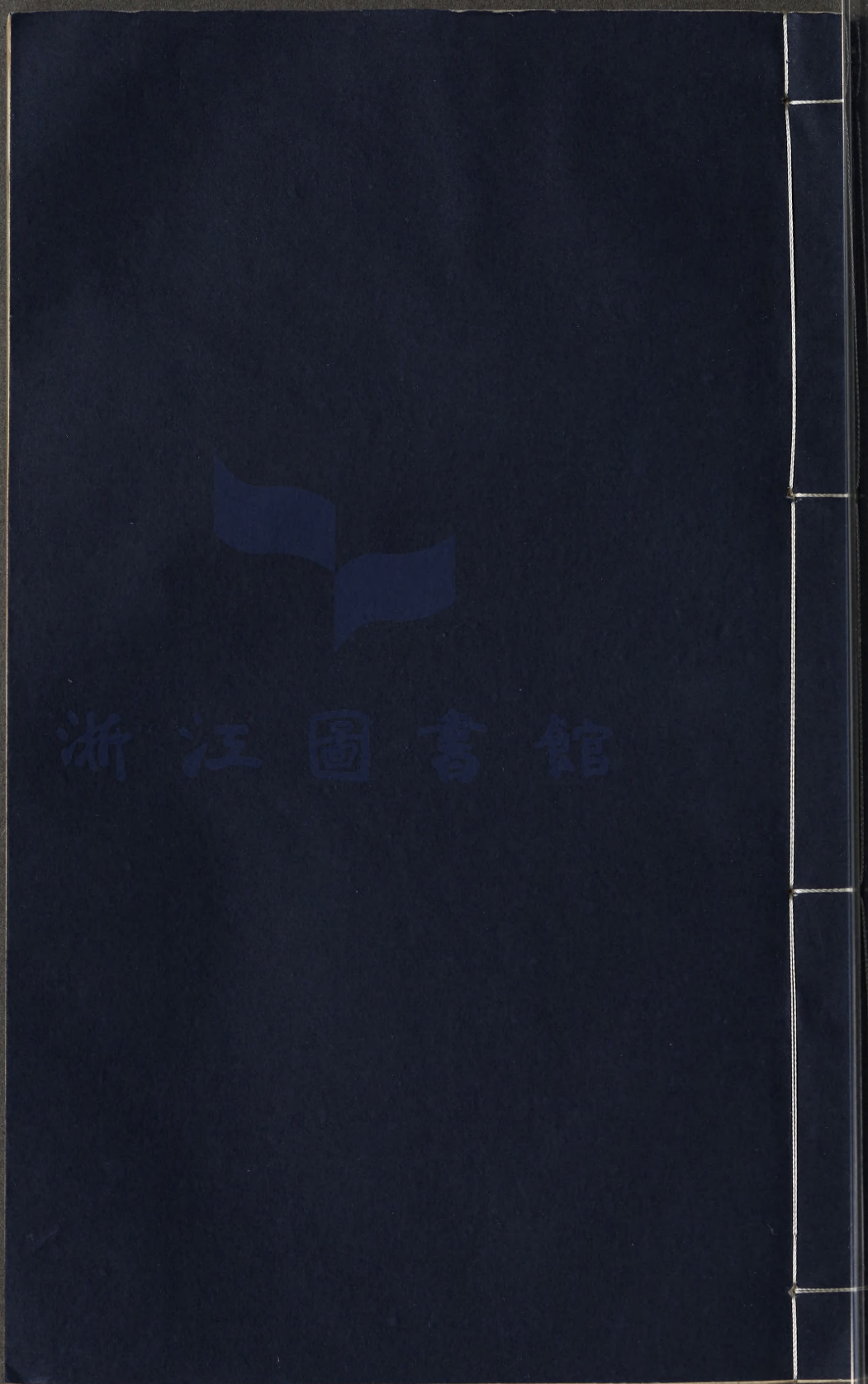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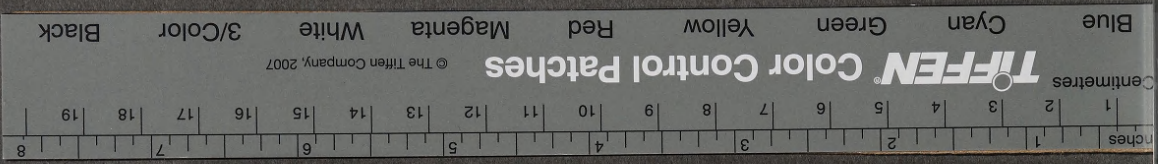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